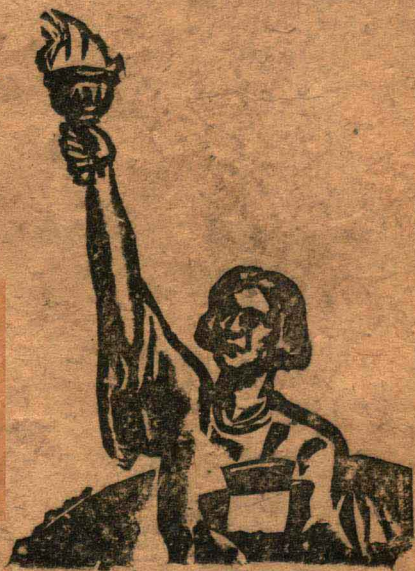


種三第書叢小喊吶

號 信

著 吾 健 李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廣西省圖書館
藏書證字第〇一四九號



7000

\$2.20

種三第書叢小喊吶

信

號

著 吾 健 李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再版

實價二元二角

吶喊小叢書第三種

信

號

著者 李健吾

發行者 吳文林

重慶沙坪壩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人物：

父 維新的遺老，年將六十。

女 二十上下的大學生。

長子 現任官員，年約三十餘。

次子 新聞記者，年約二十五六。

其未婚妻 大學生，服務報館，年約二十三四。

男學友 甲，乙，丙，丁，戊，五人。

女學友 甲，乙，丙，丁，戊，五人。

老管家

男僕

時間：

第一幕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左右。

第二幕 次日下午三時左右。

第三幕 一週後某日下午二時左右。

地點：

北平。

佈景：

一間寬闊富麗的客廳。壁上懸着中國字畫，桌椅大半是西式的。正中向外爲大窗，有窗帷。左側近臺口有一門，通內室；右側偏內有一門，達外院。

第一幕

凡花瓶都點綴着一簇鮮花。另外還有幾個

花籃。老管家幫同男僕配置茗具。

第一場

老管家，男僕。

老管家 呵，看這茶碟子上還沾着什麼東西！

男僕 是嗎？

老管家 是嗎？嘻嘻，你幹活兒有這麼輕易嗎？如

今這世道，我沒有見過你們這種底下人，從前主子不用哼氣，件件事做得粉脆。是嗎？

哼。

男僕 那是她們措的。

老管家 那是她們措的！嘻嘻，我聽夠了這個。推

諛起來，比風車還轉得快。（坐下）這椅子倒

舒服！記得我那時節，那時我還年輕，做了錯事，

馬上應了下來，罵自己一句：小的該死。如今不

然了。底下人做了錯事，你問他，他回你一句：是

嗎？你再問他，他再回你一句：那是她們。

男僕 你要底下人怎麼樣？

老管家 我要底下人怎麼樣？我還要問你哪！記

得我那時節，見了大管家，遠遠就迎着站了起

來，要是他騎着馬，趕急小跑到馬前，接下他來，

然後必恭必敬問一句：大爺好，您辛苦啦！如今

什麼威儀也沒有了。底下人也少了。什麼規矩

也沒有了。

男僕 好日子可惜都過去了。

老管家 過去了，唉，唉，到了我當管家，什麼也沒

有經到，只有太太那次出殯，還算熱鬧，儀仗扯了一街，各大商號還送了些祭棚，也就是太太那樣仁德，才有那種排場。單說唸經，就好幾臺都過去了，唉，唉，大爺到東洋進學，中了狀元，不回來，却娶了一位東洋少奶奶。家裏什麼也沒有經見，就跟沒有這回事一樣。大爺後來回來了，家却安在奉天。

男僕 好在大爺常到北平來看望。

老管家 北平，我不歡喜，不這個名子。什麼都改了，連北平兩個字都不願年輕人的眼。說是來看望，那位東洋大奶奶一團都沒有來過，還是那年添孫少爺，老爺自己到奉天看了一趟。男僕 大爺這回到北平真叫忙，剛才我走大爺房裏過，看他在收拾箱子，像是就要回奉天去。老管家 不知他成天忙些什麼！如今作官一點

沒有意思，出門上路，連個底下人也不帶。真是人家說的，國窮了，官也窮了。還是老爺有見識，索興不作官。遇見事，自然有人上門來求。

第二場

老管家，男僕，女（唱着，捧着一簇玫瑰）

女 嘿，嘿，還沒有擺完嗎？快些罷。客人們都快來了。

男僕 完了。（下）

女 我這捧玫瑰擺到那兒好呢？

老管家（起立） 呵，小姐！

女 你看這些玫瑰紅得多好看呀！老頭子真會享福，坐到那兒我還以為是誰哪，原來老頭子你看，花瓶都滿了，那兒再找一個瓶子呢？老管家 小姐就愛花，紅紅的，是好看。

女 我的書棹子上倒有一個瓶子，你給我取來好不好？

老管家 我不去。往那兒放呢？這屋子倒成了一座花窖。

女 可是我這捧玫瑰怎麼辦呢？你評一評，是不是比那些花兒都好？而且玫瑰花象徵愛情，老頭子，真有意義沒有。

老管家 小姐不愛哪一瓶子的花，換下來好了。反正都是小姐自己挑的。

女（神祕地笑）不換了，不換了。花兒都是好的。還是擺到我的書棹子上，誰要看，誰到我的屋子來。

老管家 還是小姐有心眼兒。

女 喂，喂，老頭子，你不高興嗎？我真高興呀！我這一天就不知道趕趁些什麼，坐也坐不住，好像

漂在水裏，只是流，只是流，身子輕得就跟一片葉子一樣。我方才到點心舖，還催了一趟點心，說就送來。我的胸口好像有個輕氣泡兒，說着說着就浮上來。我也就快樂起來。

老管家 小姐還忘了重氣砲哪！

女 是呀，我憂愁起來，比誰也快。可是今天你不知道我多歡喜！二哥訂婚，女的又是他心愛的好朋友，你說，還要怎麼好呢？我沒有見過這樣美滿的姻緣。

老管家 不怕小姐生氣，我不大歡喜。

女 嘿！

老管家 我不歡喜自由結婚；我上了年紀，我不懂什麼叫做自由戀愛。二爺訂婚，自然再好不過，可是什麼儀式也不舉，兩家什麼禮也不走，彷彿沒有這回大典，我看慣了大局面的人，實

在看不下如今這世道！什麼客人也不該，什麼親戚也不知會，只有你們學生來熱鬧，好像別人都^不合潮流，都^不在腦後梢子，那天我同老爺講，大爺的喜事在東洋過的，如今輪到二爺，那怕是訂婚，也得隆重些。

女 老爺怎麼講呢？

老管家 （嘆息）老爺老爺！

女 怎麼啦？

老管家 不怎麼，老爺只是笑，好像我是傻子，只

衝着我笑，唉！

女 隨後呢？

老管家 他叫我把書房的花盆搬到院裏曬曬。

隨後他笑着，說今天給我一天假。

女 那你今天爲什麼還在這兒？

老管家 我知道我爲什麼？你們是一黨的，老爺

跟你們，老爺讓你們帶壞了，我爲什麼要離開呢？二爺放定的日子，我上了年紀，一輩子過着幾回，我倒要經見經見，看看你們學生怎樣熱鬧，隨喜隨喜。歡喜，大家一齊歡喜，我這老奴才算得了什麼。有時我想，那舊世道就跟我這老管家一樣，老是老了，也追不上年輕的世道。可是做管家還非我老年人不可。

女 爲什麼？

老管家 就跟聖人的舊道理一樣，雖說不時興，却頂牢靠，頂穩當。

女 不過沒有你，別人照樣活着，不是嗎？你好比

一根葦子，長在河心，到了秋深時候，結了冰，橫

躺下來，看見水不流，以爲自己是水關，擋住了

上流的水，沒有想到過了冬，春天來了，冰解了

凍，通知也沒有通知牠，就把這做氣冲天的

老輩子捲了下去。你想，牠多傻呀！活着的時候，

水也許圍住牠的根，打幾個漩渦；可是等牠黃

了，連那點兒生氣勃勃的綠勁兒都沒有了，却

做夢凍了的河水是牠擋住的，不可笑嗎？

老管家 我聽不明白你的意思。什麼輩子，什麼

冬天，春天。

女 那叫做比喻。

老管家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女 我可憐的老頭子，小學生也比你聰明哪。我

進去了，我怕我的玫瑰快要乾壞了。老頭子，我

真歡喜！（看着花。）這鮮紅的顏色跟血一樣！

跟紅寶石一樣！（向內行，口內出聲：『約成歌』）

可愛的玫瑰——

噴香直往鼻子裏上哪！

錯過了機會，

心裏是懊悔！

（老管家傾耳聽了一句搖首，下。）

第三場

女（在內門側） 父長子（自內僱上）

父（向女） 我一聽，就是你從街上回來；你唱

得好不高興！看你這小樣子，夠美的！

女（向父） 聞一聞，噴香的花！

父 好香！虧你那兒買的！

女（向長子） 大哥，你替我想，那個主意好呢？

還是我把這捧花插在我的屋子，還是等同學

們來了，一人送一朵，插在他們的領襟上呢？

長子 這倒難住我了。也好也不好。放在你的屋

子，怕人說你自私；一人送一朵，花兒未免可惜。

你自己以為怎麼好呢？

女 我以為，我以為……（不作答，哼唱着，向內下）

可愛的玫瑰……

第四場

父，長子。

父 你彷彿很忙，輕易我看不見你。幸而不常出門，車由你坐着。萬一我出門，就得另外叫車。我想你今天不出門了罷？

長子 您要車用嗎？

父 看你這外交家一張口，就是花裏帶刺，車自然隨你坐，我不過覺得你出門勸，問一句，不是嗎？早晨你出門來的。

長子 早晨我到車站送行。

父 又是送行！又是哪位人物，哪位司令，離平南

下是不是我真聽夠了這些！在報上也看夠了這些！只見這些人物來來往往，在風塵奔波，不知底細，以為爲國辛苦，明白內幕，還不是縱橫博圖，營私勾當。像這樣作官，我也懂得兩竅。

長子 哪兩竅呢？

父 一迎一送，就是你們的伎倆。

長子 您既然曉得這些法門，您爲什麼不出山呢？以您的地位，以您的身分，可以給後生做許多榜樣。

父 以我這樣腐朽的材料做榜樣好兒子，你實在是取笑我。現在不是作官，現在是混官，我上了年紀，沒有你們那份兒精神。拿我做榜樣，哪個人不是利用我掛在公館門前做招牌？我自大人老爺們的心思。想着我就生氣。有一天我對人講。

長子 您講什麼？

父 我對人講，像我們這種老頭子，就好比空了心的老槐樹，木匠遠遠一望就絕望，本來嗎，椽不成椽，樑不成樑，橫有三人粗，不是正經材料。只有等着就木，到了冬天，打柴的劈下來，當柴火賣，賺一筆小嚼過。可是還有一羣麻雀，大天在樹枝子上唧哩，你想估一枝子，我想拾一杈兒。

長子 您以為那般政客整日飛來飛去，跟鳴雞的麻雀一樣。不過我也有個想法，就是老槐樹不懂麻雀的唧哩。

父 謝天謝地，用不着懂這種鳥語！

長子 鳥語也有鳥語的意義。

父 得啦，得啦。什麼意義？怎樣刮地皮，坑老百姓，然後巴結上司，發綠錢太太的門路，行屍走肉，

前清正亡到這上頭。現在一般新官僚，知道了潮流，有了世界眼光，於是聽不見刮地皮，只見經濟政策；聽不見逢迎上司，只見立場合作。骨子裏，哪個不在那兒營私舞弊？

長子 可是有例外。

父 有例外，自然，多得很。（含蓄地。）可惜！

長子 同您老人家，真難說話。另換一個人，不曉得您的脾氣，準以為您是新社會主義派。

父 又一個新名詞好罷，隨我是什麼，只要不礙你們陞官發財的大道。話說回來，你好像又要出門。

長子 您知道，我很忙。

父 忙什麼？

長子 我都不清楚忙些什麼。

父 我明白！真可憐，自己都不清楚忙些什麼。晚

喻臨睡多想想，很有用，曾子的話是有道理的。

長子 我也常用腦筋。

父 用在什麼上面？

長子 就跟抽亂絲一樣，抽出那一條，順手理那一條。

父 今早有一個東洋人過訪你，你不在家，他沒有下車就走了。據說一口的北平話。

長子 (不安) 也許不是東洋人。

父 我沒有看見。是底下人說的。你要出門嗎？

長子 我出去走一走。

父 我並非不讓你出去走一走，不過我想那對

愛人快來了，你沒有見過你二弟的未婚妻，還

有他們許多年輕朋友，你在家裏，大家一定很

歡喜的。

長子 我怕見那些年輕人，說起話來，語無倫次，

再加上手舞足蹈，令人不知道怎麼應付才好。

父 可是你也並不老！(譏嘲地) 呵，我忘了，你

是官大人！作了官，原本是人，也跟人親近不得。

我很愛他們那羣同學，聽他們談論，我這乾皺

了的皮也潤適起來，彷彿一股子新泉水，流過

我這枯了的老根。還有什麼能使一個上年紀

的人快樂，忘掉一生的憂忿呢？看着那些年輕

人，不由自己覺得還沒有白活了一世：看着那

希望跟熱情就像一園子的鮮花，在我這昏花

老眼前開遍了。聽他們暢論古今，不知天高，不

知地厚，不由我忘掉人間還有醜事……

長子 (微笑) 還有我們這種官僚。

父 對！對極！這是你自己說的。我常講，作官第一

要臉皮厚，別人不好出口的話，自己出口。不知

者還以為是清官。

長子 我並沒有積蓄。

父 因為你的官職不大。(換題) 你不能不出門嗎?

長子 您曉得我出去要會一位客。

父 今早那位東洋人嗎?

長子 奇怪!你怎麼一口咬定是東洋人呢?

父 難道不可能嗎?你太太是東洋女人,你舅爺

是東洋人,在奉天你還應酬東洋朋友,難道北

平就不許有一位東洋朋友拜望你還是到了

北平,你就另換了一個人,不認你的東洋朋友?

長子 我知道您不歡喜東洋人。

父 奇怪!爲什麼你一口咬定我不歡喜東洋人

呢?我的大兒媳是東洋人,父子息息相關,你的

親戚是我的親戚,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不對

嗎?也許因爲我不靠外國人喫飯,你知道,我上

了年紀,壞了胃口,塞不下生硬的洋點心。難道

是因爲我當年在劉公島打了敗仗,被日本打

了一個落花流水,所以不配做日本的親友?那

有什麼法子?多少年了,我願意打一個勝仗的,

可惜沒有機會。機會都讓你們祕密外交送了

終。所以我退休,我是醜媳婦,我藏在家裏,好比

鄉下的土布,扔在箱底,免的擺在浮頭,丟了你

玳瑁的體面。

長子 您一肚子牢騷,順着我傾盆而下。

父 你們聽慣了後庭花,我就這成了牢騷。

長子 真的,我要出去一趟。對不住二弟,您代說

一聲,回來我道歉。(向外行)

第五場

父女(略談上)

父 (獨語) 他聽不進我的話的。我明白。他還

以為我看透他鬧什麼鬼，不成材的東西，活到我這樣年紀，什麼我看不出來呢？究竟我做爹，上了年紀，不說沒有心情，先懶得過問。不過我這嘴，誰也禁不住胡扯兩句。

女 (在內門側) 爹爹真怪，一個人唧噥什麼

呢？他們還沒有來嗎？該是時候了。

父 我想快來了。你大哥出門了。

女 也好。

父 怎麼也好呢？

女 他要沒有事，也不出門。再說不願意在家裏，

也是出門好。

父 可是我想攔住他的。中堂發暗，眼梢發青，我

看他的氣色有些不正，所以我想藉口你二哥的喜事，不讓他亂跑。

女 您倒是一個算命先生。

父 是的話，就好了。我也不用替他擔心。

女 大哥是很忙的。

父 忙些不正經事。我甯願他在任上，少這樣瞎

跑，暗地做些不明不白的勾當。

女 他在奉天任久了，您又想他！

父 呵，這就是做老人的苦處！(坐沙發上) 我

倒願意他馬上回奉天去。

女 您好像不高興我大哥。

父 唉，不高興有什麼用呢？是子女，我一樣看待。

子女好，我有好的款待；子女壞，我有壞的疼愛。

多一個子女，多一條心腸。

女 爹爹就這樣好！我二哥的親事，我先還怕您

不樂意，那就苦了他們一對情人！

父 我只圖子女一個幸福。你們母親去了世，只

要你們快樂，我就快樂。不過我并不全由你二
哥做與，女家那面我早探訪了一個清楚；你二
哥做他的愛，我老人家盡我的心。要是我反對，
仍是爲了他的將來。

女 (深深作禮) 謝謝您!

父 (笑) 你這壞東西(感傷) 有時我想，人
是很傻的，用盡心血，絞盡腦汁，結局仍是一個
浮雲幻月。所謀爲何爲自生，自生有限，壽不逾
百，死後不過六尺之地。我小的時候，很可憐，腦
裏就是一個功名思想，進秀才，中舉人，臨了進
士落第。無意中讀到幾篇新文章，覺得字字珠
璣，不由引動心頭感慨，進了水軍學堂，想在海
軍方面有一番作爲。接着甲午之戰，打了一個大
敗仗。逃回來，又作官，官作大了，看看風勢，又革
命；作官再也作不下去，就下了野，爲一逍遙局

外之人。清夜捫心自問，一生做過什麼事，值得
如此這般熙熙攘攘？沒有一件事值得紀念。

女 (倚父傍) 爹爹!

父 一輩子也沒有經見幾件快心的事！有時我
問自己，所謀爲何？案與沒有知覺，是飛禽，是走
獸，是頑石，是枯木，倒也安然。而是人，是人，就
得做一番事業，不說頂天立地，也得問心無愧，
才算沒有白到人世走了一遭。可是這不容易，
一者要看機會，所謂時勢造英雄；一者要看個
人，所謂英雄造時勢。英雄不一定要有名，有名
不一定就是英雄。像我這樣的人，沒有名，也不
是英雄。哎！誰也沒有辜負我，是我辜負了我自
己。(難受) 我這才叫白活了一輩子！一輩子！
女 (屢欲言，而屢中止) 我聽見好些人的聲音，
該是他們來了。

第六場

父 女衆男女學友（自外上）

男甲 （向內探首。） 主人們在嗎？

父 （起立。） 呵，呵。

男甲 （向前行。） 客人來了哪。

父 呵，歡迎！歡迎！

女 就是你一位嗎？

男甲 （向外指。） 都藏在那兒！

父 （高聲。） 請進來！請進來！

餘衆 （忽如春雷，放聲而入。） 誰說我們在藏着？

在藏着？

父 歡迎！歡迎！

女 歡迎！歡迎！

女甲 你們的老管家真有趣，不傳稟不放進來！

我們一下令，就一擁而入，把老管家急得只是叫：沒有王法！沒有王法！

女乙 我們的代表呢？

男甲 （向衆） 排齊了！聽我致詞（向父，莊嚴地）

我們先問老伯近來好……

父 （笑。） 不敢當。其次呢？

女甲 其次給您道喜呀！

父 領情！領情！

女 我很不滿意你們這羣客人。

衆 爲什麼？爲什麼？

女 你們也不問我好，也不向我道喜，眼裏就沒有我這女主人。

有我這女主人。

父 （代衆向女道歉。） 就算委曲了你這女主人！

男乙 主人還不齊全呀！唱戲沒有主角兒，我們

這夥打旗子的也不來台呀！

父 主角作愛去了，想必快回來了，戲是有的唱的！

女 請坐好不好？

男丙 好些天沒有見老伯，老伯的氣色更好了。

父 託福，託福。

餘衆 我們請演說家亮嗓子了！

父 （向男丙）不知閣下是大演說家，真正屈尊。

男丙 （窘迫）聽他們講謗！

女 是演說家，不好嗎？

女丙 他有一篇很好的演說詞，預備一會兒說的。

男甲 你怎麼曉得得很好呢？

女丙 如果不好，莫非你的比演說家的還好嗎？

父 好一個針鋒相對！

女 我不能先聽一聽演說家的演說詞嗎？

男丙 不是演說，是一篇文章。

父 大作嗎？那更得拜讀。

男丙 老伯！

父 當然先睹為快。

男丙 我簡直無地自容。

餘衆 現在先露一下子來來！

男丙 等那對情人來了罷。

女 好文章百讀不厭的。

男乙 壞文章一讀就厭的。

男丙 （向男乙）謝謝你，你太恭維我，其實是不讀就厭的。

父 不能先賞我拜讀一遍嗎？

男丙 根本沒有做，就沒有稿子，只是他們欺負

我。

餘衆 冤枉！冤枉！我們請他做的！

男丙 我沒有答應。

餘衆 答應了的。

男丙 沒有！

餘衆 答應了的！

男丙 你們簡直要我的命！（向父。）老伯，近日

個人主義很不時髦，羣衆都吠着，吠着，跟瘋子

一樣。好罷，我現認一篇：夫新聞事業者，無人不

知其爲艱巨之事業也！

父 還是入股，好好！

男丙 （繼續。）今有吾子者，以新聞爲職，盡其

畢生之力，足如脫兔，汗在浹背，惴惴焉巡伺於

大宦之宅，如喪家之犬，如鑽營之徒，而用心之

苦，乃百倍焉。投一刺而遭拒，再一刺，復見擯於

是晝以繼夜，心焉不息，乃數踣而數起，終得緯一

隙以入：雲去霧開，終有天台之遇！是以事業之艱巨，未有甚於斯者也。

餘衆 完了嗎？

男丙 難道你們還嫌不穀嗎？（向女丙。）很好，

是不是？

餘衆 噲！

男丙 怎麼馬上就落第了嗎？但是還有——且

夫……

餘衆 噲！

男丙 退堂！

父 很有趣，很有趣。

男丙 經老伯這一獎掖，從此後生不敢舞文弄

墨。

男丁 （忽然。）怪哉！怪哉！

餘衆 什麼事？

男丁 你們看，我這個食指動，豈不怪哉！從前有一

個典故，說：食指動者，美食盛饌之兆也！

女丁 我聽說你嘴饒，從來不相信，不幸如今證實了。

實了。

男丁 我嘴饒！你不如說我鼻子尖，老遠就聞見

點心味兒。

女（向衆） 怎麼樣，現在就用茶點嗎？

男丁 爲證實我不是饞蟲，爲證實主人的高情

厚誼，我代表大家到廚房去一趟。（向女）您

不能陪我賞鑑一下您美麗的廚房嗎？

男甲（向男丁） 我希望你重覆一遍：我不相

信我的耳朵。

男丁 美麗的廚房有錯兒嗎？

男甲 我以爲你說美麗的繡房。

男丁（向女） 小姐，您不可以移玉一下嗎？我

有最美麗的形容詞，形容美麗的廚房，讓主人

聽到，還以爲我形容的是天堂。

女 爲了您這一首白話詩，也不敢不奉陪。然而

……

男丁 然而……

女 我怕齷齪的煤火，燻了您這水菓。

男丁 怎麼水菓呢？

女 哦！你太聰明囉！爲了叶韻呀！（女偕男丁向外

下。）

男乙 我最討厭兩種造物：一種是蒼蠅。還有一

種發出聲來嗡嗡，可是還不如蒼蠅：你可以

罵蒼蠅，起蒼蠅，急了還可以打蒼蠅。然而你得

喜微微地在茶會裏聽詩人讀詩，不准喜微微

地，你還得加以恭維。（向男戊鞠躬。）我並非指

你而言，因爲你是真正的詩人。在朋友中間，我

們公認你是天才。

女戊 最近他寫了一首動人的小詩。

餘衆 (向男戊) 唸給我們聽!

父 我不懂新詩，但是我很歡喜聽。

男乙 這一定是關於愛情的。愛是詩的泉源，詩

人的生命。(向男戊鞠躬) 不是嗎?

女戊 詩在他的衣袋裏。可惜他沒有告訴我題

目。

餘衆 (向男戊) 唸給我們聽!

男戊 (自衣袋取出一紙) 這……這是一首小

詩，歌頌訂婚的情人的。如果你們強迫我讀：

男乙 我們不敢強迫，如果……

男戊 不過我還沒有細加修改，不過你們強迫

我讀……

其餘男女 不用客氣!

男戊 只好獻醜。(讀詩)

我，流浪的乞丐，

來在喜悅之門，

因為我要歌唱

那快樂之新聞。

我們的朋友是新聞記者，所以新聞二字再妙

不過，你們懂嗎(繼續)

帶着風的節拍，

和着蟲的唧唧，

是瑤池之仙女

鳴奏銅管玉笛!

愛神今朝滿足：

射取一雙俘虜

頂花戴香來朝，

頂花戴香來朝，

情人從此不苦

我，流浪的乞丐，
來在喜悅之門，

因為我要歌唱

那快樂之新聞。

男乙

Bravo。

餘衆

Bravo。

父 我完全門外漢，然而的確不同凡響。

男戊 老伯過獎。這首詩的奇特的和之的運用

男乙 這首詩可以驅逐一切囁嚅之聲。（向男

戊要求握手。）我很感動，我敢預言你的成功。

男戊 我這是寫給他們情人的，等他們來了，我再讀給他們聽。

女戊 我勸你不必。

男戊 你的理由呢？

女戊 理由？（向衆）你們想一想，還用理由嗎？

有許多事是不用理由的。

男戊 你的意思是……

女戊 我的意思是我很感謝你；但是我仍然勸

你不必。

男戊 （失望）呵！

女 （在外笑呼）有賊呀！有賊呀！

男丁 （自外上）你們應該感謝我，點心是很

美替你們向女主人道了謝。

女

想去

片子。

男丙 我讀成聽戲中和有很好的戲。

男甲 (向男丙) 你是戲迷!

男丙 (向男甲) 你是電影迷!

男丁 我的意思是你聽你的戲去，你看你的電影去。因為二者並不衝突的。至於我們，願意坐在這大客廳裏，候點心喫。

女丁 他狡猾極了!

男丁 我可不是喫酸葡萄的狐狸。

父 (向外望) 來了來了!

第七場

父，女，衆男女學友，次子偕未婚妻(自外上)。

衆 遲到遲到!

次子 對不住，我們晚到了一步。(與衆握手)

未

父

女

新聞，最好留到明天，我們一個快樂的日子。

次子 (向女) 妹妹，謝謝你。(向衆) 你們一點

沒有聽說嗎?

衆 什麼?

次子 這兒是一張號外。

衆 (驚異) 號外?

未婚妻 我們選的日子再壞沒有!

父 (向次子) 你讀給我們聽。

次子 (讀) 瀋陽無線電台電訊，昨夜十時，日

本軍隊無故開動，砲擊北大營及兵工廠，佔領

瀋陽，同時向營口進兵，且有西進模樣。

父 真的？

(次子沈默餘均罵呆)

未婚妻 真的。政府已經發出通電。

父 (跌入沙發中) 呵！

(空氣騷擾而緊張)

女 我們的軍隊呢？

未婚妻 據說向後撤退了。

父 (自語) 呵！真可恨！

女甲 日本政府真可恨。

未婚妻 這還用說！

男甲 真是豈有此理！

男乙 可恨。

女乙 你們想敵人還會打北平嗎？

未婚妻 不會的罷。

男丁 他們的目的是東三省。

女丙 我們中間沒有東三省人嗎？

次子 爲什麼要問呢？東三省人是中國人。

三省是中國的疆土。

衆 是的，是的。

女 事前中國官方一點都沒有聽說嗎？

次子 這我不知道。

男戊 關外的軍隊是很多的。

次子 留着自然有別的用處。

男戊 什麼用處？

次子 你真蠢！我用不着告訴你。

男戊 我蠢，但是我不明白。

女戊 (向男戊) 詩人，不明白就算了。

男戊 哦！

女丁 從奉天到北平是很快的。

男丁 怕什麼，他們不敢再往前打的。

女乙 政府的通電怎麼說？

未婚妻 我們還沒有看見。

男甲 我知道！

未婚妻 你怎麼知道？

男甲 忍辱待時，以求世界之公判。

衆 嚟——

女 聽你們紛紛議論，我真頭痛！你們

沒有一個是有血性的男子（向內下）。

第八場

父，次子，未婚妻，癡男女學友。

男丁 我們要雪恥！我們要有表示！

次子 表示什麼？表示我們是弱者？天天說短論

長，還沒有表示夠嗎？人類最末的德性，也讓我們表現盡了。還等什麼？等亡國嗎？我們是有理

想的人們，我們追求高邁的主義，可是我們

顧自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夠了！夠了！我們

祖先曾經對不住我們子孫嗎？我們是浪子，爲

了滿足我們的私慾，我們扔掉我們珍貴的遺

產。我們還自命克承祖業，我們還泰然以此爲

榮，夠了！夠了！一百年來，我們天天在恥辱中

生活，淪麻於薰心的利慾，忘掉我們還在恥辱中

生活，夠了！夠了！凡有血性的，到東三省去！

衆 到東三省去！

次子 我們沒有腳嗎？我們能走路的。我們沒有

手嗎？我們可以摸索的。靠軍隊嗎？我們自己就

是最強的軍隊！靠誰？靠世人的公道？公道是啞

叭，永久聽不見！沒有鎗砲，我們沒有頭腦填堵

鎗砲的口眼嗎？只有死是光榮的！爲祖國而死！

未婚妻 我……我難受！（向衆。）對不住！（向

內行。）

衆女（向未婚妻。）怎麼了，你（向衆。）對不住，

我們陪她到裏面去。（向內下。）

第九場

父，次子，衆男學友。

父（彷彿自語）我真活夠了，什麼我都經見到了！

男甲 老伯半天沒有言語，老伯是什麼意見呢？

父 我嗎？

男乙 老伯的經驗是很豐富的。

父 我的經驗是很傷心的。你們知道，我同東洋人打過仗。那時我還年輕，也就是二十來歲，任何世事都不瞭然，缺乏一切有用的知識，僅僅

有一點和你們相仿，胸口是一腔熱血。我們在戰艦上，戰艦是新從歐洲定製的。關於各種機件的布設，甲板上實際的操練，多半由幾個外國教練官擔任。平時，我們的習氣很深，不唯嬌生慣養，而且心高氣傲。但是到了甲板，迎滔天的海浪，我們的勇氣不由減了一半。我們很膽怯！外國教練官鼓勵我們幹下去。慢慢我們習慣下來，對於海上的生活起了興趣。然困難不少，我們中級官佐大都驕蹇，看不起外國教練官，以為是流氓；我們不肯低心下氣。我們缺乏自信力，外表却非常驕傲。我們沒有真正的戰事經驗，但是我們又不肯虛心求教。並且彼此猜忌，中間毫無友誼的聯絡。軍艦各行其是，艦上的將官也各行其是。於是戰事發了。因為官場習氣深，所以做起戰來，可

可笑。下級的兵士還算勇敢。聽着他們叫囂，聽着他們縱情歌唱，我們心裏只有慚愧。望着汪洋的波濤，望着船身的起伏，我們都不免起了畏懼之心；同時想着陸地的風光，如今漂到海上，過這種血腥日子，站在砲身後面，有時十分懊悔。那時我們不懂愛國，看過幾篇新文章，在甲板上也讓海風吹散了。但是我們怕上司的刑法，當時朝令非常緊嚴。我們只有努力應付戰事。我們在洋面上漂着，我們並不真想同敵人的軍艦碰在一起。然而敵人拚着命來，只見一駕一駕的小艇向我們進攻。我們中間也有忠勇奮發的，可憐我們的手腳跟我們的船一樣，是很笨的。並且大家都懷着猜忌。有的船退回去了，有的還在洋面苦苦支持。丁提督非常着急，不過他是老實人，沒有特別主張，只有乾

着急。（略息）我們敗了回來，回來的情形們
淒慘。

男甲 老伯那時還在船上嗎？

父 還在船上。但是你們不知道，我們那時所受的羞辱！所受的羞辱！丁提督尋了死。我們跟外國軍官聚在一起，商量最後的辦法。什麼希望也沒有了。外國軍官看着我們的樣子，彷彿可憐一羣小孩子，又玩皮，又不聽話，又愚蠢。我們下了戰艦，從敵軍面前，三三兩兩地走上岸。我上了岸，回頭望着擱淺的戰艦，想着所受的敵人的羞辱，想着烟消雲散的壯志，我哭了下來。一輩子我忘不掉那次的教訓。（拭淚）

男乙 後來呢？

父 後來是革命。我做了幾年事，我同所有的人來往，我對於他們懷有熱烈的希望。這羣人

物最初跟年輕人一樣，抱了高深的理想，企圖一番作爲。然而曇花一現，漸漸也就變了。大家都沉湎於酒肉，存着一個苟且之心，沒有一個人記得過去的痛苦的歷史。最初我對自己講，我總有一天看到中國打勝仗，一洗往年的羞辱。一年一年地虛度過去，我的頭髮白了，我的心餒了，什麼我也沒有盼到，我辭了官，株守在家裏，有時強自寬解道：只要我看不到國亡種滅！只要我不親眼看到！或我看見自命不凡的人，不由自己問道：你有什麼可驕傲的？因爲你有幾千年的文化，所以傲形於色嗎？然而你只是一味退讓，退讓，那種傲氣就彷彿一個爛瘡，在背上潰腫着，發而爲疽，於是你彎下腰，垂下頭，再也伸不直，擡不起來！人人爲了自己，沒有一個人爲國家，爲人民，做出一點小小的事

業。同時諂媚外國人，還甚於諂媚自己。那一班東西，那一班東西。我恨他們，我恨他們！（起立）現在奉天失陷了，孩子們，我說，只有血奪得回來！只有血！

衆 只有血！

父 你哭，你叫喚，沒有人聽得見的；只有鎗砲可以震醒人類的同情，我是有經驗的，我知道人類是一個怎麼樣自私的東西！

第十場

父，次子，衆男學友，長子（自外忽忽上。）屋內漸呈黃昏。

長子 呵，你們都在這兒！

父 你聽見奉天被佔了嗎？

長子 （巡視衆人顏色。）我聽見了。

父 你沒有新消息嗎？

長子 沒有一點沒有。(遲疑) 我想告訴您一

句話。

父 說罷，這兒都是些好孩子們。

長子 是的，我知道。我是說，我預備晚車到天津去。

父 爲什麼？

次子 何必這樣匆忙？

長子 我的家在瀋陽，我不放心。從天津我乘船

到大連，到了那面再做計較。

父 你何必冒險？你女人是東洋人，還有比這再

好的保險？

長子 我先到天津再說。我決定晚車走。

次子 再一個星期，就是中秋節，大哥同我們一

起過，不好嗎？我們很少在一起過節的。

長子 等明年吧。明年我一定回來過節的。

父 你也許遇到危險。

長子 不會的。(向內下)

次子 他好像心裏有事。

父 不知道什麼事。他總是不聽人勸。

(女在內歌唱)

哀我先業，

勢將頹陵。

瞻彼落日，

我將遠行。

(衆靜聆，時時低語黃昏)

幕

第二幕

除去兩籃鮮花不見以外，客廳如舊。

第一場

老管家。

老管家（獨語）：沒有一個人聽我的話！

我做對，好像我老頭子只爲自己，不是爲了他們。爲什麼我老而不死，活到如今，看這些傷心的日子！自從太太去世，家裏就沒有一點熱氣，如今索興好了，二爺頭天放定，第二天就派到關外做鬍子，跟外國人打仗。這種年月！這種世道！這一家就剩下我一個老家人，受了兩世的恩典，願不得忠言逆耳，也要爭一個是非曲直。

呵，老爺來了，我倒要好好央求一番……

第二場

老管家（自外上）。

父：二爺還沒有回來嗎？

老管家：沒有。呵，老爺，我求您賞個恩典。

父：你要下鄉住嗎？我早就同你說過，這全隨你。

你上了年紀，下鄉同你兒子在一起過，守着我

那些地畝……

老管家：我並不要到鄉下去，我知道我上了年

紀，說話做事，往往顛三倒四，可是我的一片忠

心，原是爲了報答主人。只要這一家子都好，都

興盛，都平安，我就適意，不算白跟主子一場。

父：我明白你的忠心。

老管家：那怕我讓老爺生氣，我仍是爲了老爺。

我算什麼？小時無父無母，多蒙老太爺賞識，狗命才活到今天。真好比一條老狗，看見主子歡喜，臥在牆角舔舔地也安逸。可是眼看這一家四零五散，自己又上了年紀，哭也沒有眼淚，那才傷心！

父（不耐煩）你究竟有什麼話說？

老管家 老爺，二爺無故派到關外，年輕，媳婦剛剛訂下，槍火無情，萬一有個長短，老爺，你也上了年紀，不說老奴才，就是老爺自己——

父 你原來爲了二爺的事。（心情黯澹，徘徊）二爺的事由二爺作主，我不過問。

老管家 老爺無論如何是家長。

父 現在的家長，做不了什麼主張。年輕人，正在創業的時期，看法也跟我们老頭子不一樣，倒是聽他們自由，還好些。

老管家 然而老爺知書識禮——

父（截住他的話）不提知書識禮，也還罷，

是我的兒子，我自然心疼，看着他往火裏跳，當然我要攔阻。父子息息相關，說我心甘願，聽兒子去冒險，萬無此理。然而說到知書識禮，正因如此，才盼兒子成人，做些光祖耀宗的事。誰人沒有犬犢之愛，但是事到最後——

老管家（焦急）老爺！老爺！你應該攔住二爺，不放他走。

父 他不是小孩子。

老管家 老爺眼睜睜看他往死路上走嗎？

父 你要我怎樣攔阻他呢？只有一個法子，我替他去。到了爲祖國服務的時候，沒有第二句話，只有走。要是我年輕力壯的話，不用他去，我會去的。

老管家 老爺一定記得那年在海船上多麼危險，差一點隨着船，沈到海底。

父（興奮）那時沈了海底，如今也沒有這種痛苦！當年我們不肯冒死作戰，如今才親眼看着自己的兒子塞外遠征。你以為我不難受，你以為我沒有心肝，把兒子推出家門，在前線千辛萬苦，結局還不出一死！我比誰都難受，比誰都痛苦，那時我們造下了什麼樣的冤孽，如今子女還什麼樣的債！那時我們不肯犧牲，如今我們却不得不加倍犧牲！我的兒子，我的親兒子，為什麼我不願意他在家享福，坐吃一生，難道我沒有心肝，不是生身父母？我比誰也痛苦，也難受，你知道嗎？

老管家（迷惘）老爺老爺！

父 你知道嗎？因為當年我們不爭氣，如今千家

萬戶流離散亡，他們那兒想得到都是當年我們的罪孽？只有一件事可以減輕良心的責備，就是子孫替我洗去這一生的污點！人家看見我忍心，却看不見我多麼難受，多麼傷心！我已然無面目見先人於九泉之下，我不能再讓子孫對不住祖國！

老管家（絕望）幸而老爺走了天津。

父 不要提他！像那樣的兒子，我後悔把他扶養成人！（向內下。）

第三場

老管家，女與未婚妻（自外上）

老管家 呵，小姐！

女 老頭子！就是你一個人嗎？沒有人來過嗎？

老管家 就是老爺回來了。

未婚妻 (傾身沙發上) 我累極了!

老管家 (向女) 小姐，老爺歡喜你，你跟老爺

說說罷。

女 你要我說什麼?

老管家 我老糊塗了，也不會說話，說了半天，老

爺反而生起氣來。小姐是唸書人。小姐是愛二爺的好小姐，你向老爺求求，不放二爺到關外去。

女 沒有用，求也是白求。

老管家 老爺的脾氣越來越怪。方才又氣起大

爺來。我是什麼也不明白，可是什麼我也掛心。

女 其實你上了年紀，坐在你的下房，享享清福，

也沒有有人見怪你。何必惦記這個，嘮叨那個，反

正你也不會明白。

老管家 我曉得，我曉得，這一家就多餘我一個。

女 你的好心好意我們都清楚的。

老管家 (啣嚙，向外行) 我知道，我知道，就多餘

我一個，我一個。

第四場

女，未婚妻。

女 (望着他的背影) 我可憐的老頭子! (轉身

向未婚妻) 你知道嗎? 這是我們家裏最老的

一個家人，從小伺候我們祖父，大了又跟我們

父親，所以很疼我們，不知不覺，事事都要插進

一脚，彷彿家裏一個旁支長輩。父親勸他休養，

他固執不肯，可是什麼事也不順他的心思，一

早到晚只聽他啣嚙，不知啣嚙些什麼。小時我

們都很歡喜他，如今也歡喜，可惜話不投味了。

未婚妻 這種老家人，如今倒很少見。

女 我們隨他唧噥，可是沒有一個人聽他的話，所以他每天只有生氣。

未婚妻 新時代跟舊時代永遠是衝突的。新時代發見了許多新情感，新思潮，不爲舊時代所容，二者之間，必定要有一個犧牲。

女 不能調和一下嗎？我想有時是可以的。許多老年人很激進，甚至於大部分青年還要自愧落後。

未婚妻 自然啦。根本在思想的差別，並不在年齡的大小。現在人說話，我有時就嫌太籠統，好像大家怕麻煩，所以皂白不分，一筆抹殺。這裏而不知附帶了多少罪孽！其實一個近代國家的命運，並不完全繫在一兩個人的手上；牠的盛衰全看一個民族的強弱。有一個人受到最高深的教育，但是有十萬人還不認識人手刀

尺說他一個人代表全民族的靈魂，你相信嗎？有十萬人在暗中營私舞弊，做買辦，充漢奸，忽然出來一個預言家，大聲嘶喊，解說未來的慘澹會有什麼效果嗎？這好像一個夢國，所有恐怖的活動都是無聲的影戲，那唯一的真實就是那在停滯中的血液。你說一個人可以代表這個夢寐中的民族嗎？好像一棵大樹，一夜的風雨會摧倒牠，等天亮了，圍圍的小樹還要笑話牠，說牠是人間最愚蠢的生物！我們沒有法子責備任何人的。

女 我不信就這樣沒有希望。

未婚妻 當然不，我們要想一個起死回生的法子。有時你二哥跟我在一起想，說也可憐，想不出一個結論，我是偏於悲觀的，你二哥是樂觀的，積極的，以爲凡事總有一個最後的勝利。間

或我問他，中國人有名兒自私，對着這樣自私的民族，有什麼辦法？他乾脆得很，說，先把教育給他們，再把國家觀念給他們。我又問他，中國人自古以來，大都傾向於個人主義，所以集團生活跟他們根本不相宜。他就說，把我們的血流給他們看。我明白你二哥的意思，在這種自私自利而苟安的社會裏面，只有流我們自己的血可以感動他們貪吝麻木的神經。但是現在人人都存心流別人的血，在這種小人社會，人只做到一個萬劫不復的魔鬼。

女 二哥的話又簡捷，又有力！他有很高的理想，同時他很實際。可惜這樣的人究竟太少。

未婚妻 你不知道中國的事傷心到什麼地步。就是今早，報館還接到一個新聞說，在車站有一個漢奸被捕，軍警從他的皮篋搜出好幾封

日文的信件。姓名沒有發表，據說是一個小小的要人！

女 什麼時候的事？

未婚妻 今早的事，什麼時候，我沒有細看。我們還相信誰呢？有幾個人值得國民的信託嗎？都是間諜，都預備借中國發財。

女 還好，不全是！

未婚妻 你知道今早我對你二哥說些什麼嗎？我勸他不必到關外去，不必到關外去，你知道嗎？

女 也難怪，當然你不願意。說實話，我真捨不得他走，你想，我們從來沒有分離過！

未婚妻 我們都是弱者，你知道嗎？（憂鬱地。）

誰曉得他此去是福是禍呢？仗是要打的人，是要犧牲的。看着他走，你知道，我多可憐！可是我

不胡言亂語；我不以兒女之情妨害他；我還沒
有那樣糊塗。

女 這一點我極其佩服你。（同情地。）你總算
有勇氣！

未婚妻 我想跟他一起走。

女 你？

未婚妻 他不讓我去。他讓我跟你在一起，你明
白，跟你在一起住。

女 我明白爲了爹爹。

未婚妻 （點首。）起初我不肯，後來我答應了
他。

女 （喜而握其手。）和我住在一間屋子呵，我真

愛你！你不知道我們父女多寂寞！爹爹放二哥

關外去，其實非常傷心。昨晚一夜我沒有睡得

好，我聽見爹爹只是在屋裏走來走去，走得我

心裏頭好不難受。

未婚妻 我還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老人。

女 再好沒有！你會愛爹爹的。

未婚妻 我究竟是女人真的！

好像睜不開！

我的眼睛

女 到我屋子睡睡好了。我陪你一同去。（相扶
向內下。）

第 五 場

次子（戎裝）老管家（手持一信）

次子 怎麼都還沒有回來嗎？就是你一個人嗎？

老管家 （酸而苦。）就是我一個人嗎？聽二爺

的口氣，這家裏好像就多我一個人。二爺是我

從小抱大的！是我親眼看着長到現在！

次子 你太多心！小姐們在家嗎？

老管家 兩位小姐都在，方才還在這兒。二爺，你真狠了心，決意到關外去嗎？呵，看你穿得這身衣服！

次子 你看，夠神氣，不嗎？

老管家 神氣！神氣！二爺，同外國人打仗，你不知道多危險！

次子 去，就不怕危險。

老管家 你們這些年輕人，什麼都不怕的！可憐太太不在世，看見你這模樣，不知該多着急，多難受！她一定攔住你，不让你走的。如今我連一個伴兒也沒有，都過去了，都不順心了。完了，沒有我們的日子，什麼都完了。

次子 不久我會回來的。

老管家 回來！回來！好像我不懂得打仗！

次子 難道你不盼我回來嗎？

老管家 我不盼你回來？從心裏我就不要二爺去！呵，二爺，我是底下人，可是我從小抱大了二爺，一生受了你一家的恩典，活着也是爲你的！

次子 (轉題) 你手裏拿着誰的信？

老管家 還不是老爺的！都是老爺不是，一點也沒有愛惜兒子的意思！他不歡喜大爺，爲什麼又派二爺去當兵？天天罵人動干戈，却派自己的兒子打前陣！

次子 這一次是同外國人打仗。

老管家 誰讓你們同外國人打的？自己打不夠，又招惹外國人。活着看這種世道，這不是人的世道！(向內下)

第六場

男(榜樞)女(晴綬，自內上)

女 二哥回來了。

次子 大哥不是昨晚乘八點鐘的火車嗎？方纔我路過報館，接到一個新聞，說大哥在上車之前，被便衣偵緝隊扣住，皮篋裏面搜出和敵方來往的祕密文件。

女 (驚) 會是大哥！

次子 低一點聲！小心爹聽見。據說，自從他到北平以後，就有暗探尾隨，偵察他的行動。你曉得，這次他到北平來，我們都不清楚他做些什麼，他自己極力保守祕密，唯恐別人探聽他的底細。

女 可是我究竟不相信！

次子 誰願意相信？這不是什麼體面事。並且我怕跟他生命有危險，如果那些文件……

女 現在人家把他拘在什麼地方？

次子 還不知道。我一點不清楚該怎麼營救。這

事只有父親出面，老人的身分還可以說兩句話。

女 你又爲什麼不願意讓爹爹知道？

次子 我的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後，你們婉轉告訴父親，我不忍太難爲老人的心。老人若我走，雖說鼓舞我爲國赴義，暗地難受不說出來是眞的。而且大哥的案件有些牽扯全家的名譽，特別是父親，脾氣急躁，趕在我走這時候，老人受不下的。不還是等我走了。我走了以後，你們可以用全份心力營救大哥。

女 我是藏不住的。

次子 現在你權當沒有聽見。我想我的同伴快來了；來了，我們就走。隨後你們再把大哥的事告訴父親。

女 怎麼！你們走得這麼快嗎？呵，什麼事都出乎意外，而且都來得這麼快，連坐下想的工夫都不給！

次子 好妹妹，用不着想！想一想，我們會哭的。

女 我就不思索。

次子 往大處想，撇開我們私自的情感，我們會覺得一股熱氣往上衝。死了是光榮，不死是僥倖；用不着兒女之情！

女（強笑） 我是不哭的。兩位哥哥我不知道哭那一位才好；都是我的親哥哥！

次子 在我們分手以前，我願意看見你歡歡喜喜。存着這種愉快的記憶，在火線上我會非常勇敢。

女 等你走了我再哭。我會哭一個痛快。

次子 爲什麼？

女 我不哭你的。等你走了，你知道，我就得幫爹。爹想另外一件事。那是很傷心的！

次子（回應） 很傷心的！

女 你那位小姐在我屋子休息，你不去看看她嗎？她比我還硬掙，可是我看得出她的心快要碎了；她說些不相干的事，兩眼全是淚水。你去安慰安慰罷。

次子 你們都是挺好的女孩子。

女 我也是嗎？我的心腸是很硬的。（忍淚而笑）我的心跟鐵石一樣。倒是你請她跟我們住在一起，爹爹跟我都感激你的用心。平常我們就很寂寞，以後我們更要淒涼了。

次子 她沒有家人在這兒，我走了以後，她越發孤零零的了。

女 我明白，我明白。你還是到我屋子去看看她。

罷。

次子 她自己出來了。

第七場

次子女，未婚妻（自內上）

未婚妻 我閉上眼，想睡，可是心緒紛雜，不自

己，就想出來望望。噢！你換了軍衣。

次子 你應該多休息一下。

未婚妻 沒有用。你們同伴決定了嗎？

次子 他們快來了。我們約齊在這兒見面。

未婚妻 那麼，就走嗎？

次子 還不定。

（二人攜手向外行）

未婚妻（回身向女）我想起來，你書桌子上

那瓶玫瑰真鮮妍！秋天有那麼好看的玫瑰，我

實在想不到！秋天輕易看不見是六月開，不是嗎？你不到前院來嗎？

女 我不去。

第八場

女，老管家（略緩，自內上）

女（獨語）玫瑰我可憐的玫瑰！我簡直忘了

你們。誰能想着你們呢？你們靜靜地活着，活着

什麼也不爲，就爲自己活着。天晴了開開，天陰

了謝掉。用不着力量，力量就是一時的好看。

忽然振作，隨意歌唱：

我要漂起來，

漂起來，

和朵雲一樣！

我要你的愛，

你的愛，

和朵花一樣！

老管家 呵，小姐，小姐看看去罷，到書房看看去罷！

老爺看完了信，坐在那兒發呆，對着太太的像發呆，眼淚也流了出來！我不知道那封信講些什麼，讓老爺那麼傷心。我也問不出一句話來。呵，小姐，小姐，你看他去罷！可憐的老爺！可憐的老爺！大爺回了奉天，可是二爺呢？你們都安慰安慰老爺罷。我是不中用的！我是不中用的！（向外下。）

第九場

父女（自內上）

父 我的女兒！我的女兒！什麼事都趕在這一天！幾千把刀子扎在我的心上！我活到這一份兒

上，活到這種日子！你媽去世，我還沒有這樣心過呵！可憐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塞外征，一個，哦！去盡了我祖先的人，掃盡了我清白的門聲，一個賣國，賣國呵！我活夠了，我看到這種日子！女兒，女兒，看看這封信，看看這封信！（遞信與女，癱在沙發上，拭淚。）

女（自語）可憐的二哥，他讓我瞞住爹爹，這裏面說得比什麼都清楚！（向父）爹爹，不用難受了，還是想法救出大哥來罷。

父 救他！救他！我不去救他！讓他死了好哪，我不救賣國賊的！

女 呵，想想，想想，他是我的哥哥。

父 就是這傷我的心！就是這傷我的心！我早已不願意他同東洋人來往，可是他存了惡意，不聽我的忠告。他已經長成人，不是小孩子，隨我

可以撥弄，或者禁在書房，不許出門。他這一次來，說是省親，我就知道他扯謊。回頭他又說交代公事。鬼鬼祟祟，不知暗地營些什麼勾當！想了多年的書，也該有些禮義廉恥，想不到混得這樣下流！

女 您也許言過其實，大哥是很會作官的。

父 他就害在這上頭！他以為他會作官，暗地可以無惡不為，寡廉鮮，蔑仁義，只要他會逢迎，會吹噓，會交納狐朋狗友！在東洋什麼沒有學來，學會了天良喪盡！你不知道做父親的多痛心，多灰心！

女 看信上講，當局並不有意苛求，想來沒有危險。

父 那還是因為我，我的老面子！正是這個使我難堪。以為凡事有我這老官僚撐持，遇見風波

總可以穩穩渡過。他不明白我有我的來歷，我有我的出身，我有我的名譽。

女 爹也不能責備大哥一個人。

父 還有誰該責備？除非我自己。

女 我不是那麼說。他的環境太壞。

父 還不是我教子不嚴之過？我這該死的老不死，為什麼我送他出洋？因為我希望他學一點東西，回來做一個救國的人材。為什麼我給他謀事？因為當時我相信他。哦！我相信他！我相信他！

女 如今還得爹爹救他。

父 還得我救他是的，還得我救他！我這萬死不足自贖的舊官僚！

女 爹救出大哥，我想這次才是真正成全他。大哥不是沒有天良，一張紙擱在書架子上，攔

好些年沒有動用，塵土一層一層地積在上面，

如果拂去塵土，紙仍然是潔白的。一個人第一

次誤入歧途，不是不可救藥的惡人；真正的惡

人在他積惡難返。爹這次救出他來，不唯盡了

父親的心，而且盡了人的義務。不是救壞人，是

救好人。我知道爹爹爲難，以爲自己的兒子做

了壞事，自己處在嫌疑的地位，所以不使出面

說情。比大哥還要壞的人，爹也不是沒有徇過

情，爲什麼自己的兒子倒不許救了呢？

父 我怕他本性難移。

女 放心罷，女兒擔保。媽在世，如今不知要多難

受！她頂疼大哥。

父 好罷，就算爲了你們母女。

女 這樣才是爹爹！

父（起立）不要同你二哥講，他快走了，用不

着知道這丟人的傷心事。

女 你們父子真好！

父 我並沒有深的用意，不過他要走了，讓他一

鼓作氣走好了，聽到這不快意的消息，反而摧

喪人的志氣。

女 二哥早已曉得。他不叫我告訴您，怕您看着

他更加傷心。

父 是嗎？（微笑）看罷，看罷！我是有毅力的，我

的經驗是我的柱石，我什麼都忍得下來。我絕

不露一絲憂容。我雖說作了多年官，底子還只

是一個老兵。我硬掙得起來，我絕不讓人恥笑

我的。老年人沒有骨氣，我不信。

女 二哥走了，有我們兩個女孩子，左說右笑，爹

爹不會憂愁的。

父 我倒替你那位未婚嫂子發愁。不訂婚還好

些。

女 她很勇敢。

父 她是一個難得的好女孩子。人就是這樣子！

你以為你做愛，其實天天在盡義務。聽聽！

第十場

父，女，次子，未婚妻，衆男學友，（我裝自外呼唱而上。）

父 好好！這些孩子們的精神真好！

男甲 大伯，我們來辭行了。

父 你們下了決心去從軍嗎？

衆 （呼唱）海可枯，石可爛，此志不可移！

父 我從來沒有這樣感動過。我簡直在夢裏頭。

幹罷！孩子們！我快活得流出眼淚來了！

次子 （向父）我隨他們一同走了。

父 走罷！走罷！忘掉我，忘掉你的愛人，忘掉你的

家！

次子 謝謝爹這一生的教養。

父 （握着他的手）我還要謝謝你，好兒子，你洗

雪了我一生，我一家的恥辱！（向衆）你們真

能視死如歸嗎？心上沒有一點懊悔的意思？

男甲 我們有什麼懊悔的呢？平日懶慣了，現在

是我們唯一自贖的機會！

父 你們年紀還輕，沒有嚐過戰場的風味。

男乙 噢，我們想過了。大伯不用發愁我們缺乏

經驗。大伯見過新學生嗎？頭一天到校，又得意，

又畏縮，又謹慎。好比新兵，頭一次聽見砲響，禁

不住打一個哆嗦。

女 不要說了，越說下去越洩氣。

男乙 經驗是從打寒戰裏得來的。如果第一天

我們移搬，第二天我們會讓敵人移搬。我們

上去，撲上去，跟羣小老虎一樣（向衆）不是嗎？

餘衆 跟羣小老虎一樣！

男乙 我愛聽這句話！女同志，喝，喝成了啞叭！你們臨別不贈兩句良言嗎？

未婚妻 願意我們再見！

男丙 一定再見的你！不來當看護婦嗎？

未婚妻 我有這意思。

男丙 好嘍，不愁沒有見面的機會！

女 我想送你們一樣東西，你們猜是什麼？

男丁 是什麼？不是喫的東西？

女 是朵玫瑰等等！我給你們取來。（向內馳下）

父 你們沒有人預備做戰地日記嗎？我頂歡喜

讀。看着你們的日記，好像我跟着你們浴身砲

火之下。

男戊 老伯，這是我的事情。

男乙 沒有一個字會讓老伯臉紅的。並且是一種希有的愉快：那裏面會不時有幾首很好的

詩。

男戊 我要寫些有血有肉的詩！

女 （自內持花馳上）看看是我那天特選的玫瑰！

秋天有這樣妍麗的玫瑰，不難得嗎？（向次

子）哥哥，我先獻你一朵，是妹妹的，你不歡迎嗎？

嗎？妹妹的心在這上面。

次子 謝謝。這朵花我永久保存起來。

男甲 這是戰地最好的紀念！

女 是嗎？謝謝你的稱讚。

男乙 花真紅得可愛！如果枯了，只有血染得活

來！

女 真的？

男乙 不是敵人的血，就是我的血！

女 你那麼看重牠嗎？謝謝你。

男丙 看着這朵花，好像看着希望；我心裏充滿

了喜悅！

女 再好沒有：快樂是勝利的旗幟。（向男丁。）

你不反對我這朵花罷？

男丁 我反對？我倒願意吞下牠，看牠重新長出

來！

女 你這饞鬼！

男丁 我要饞了起來，就望着這朵花，嘆息道：我

可愛的花，你太好喫了！

女 你活像一個失戀的可憐蟲。（向男戊。）你

不做一首詩歌讚我這朵花嗎？

男戊 我要把愛火放在一邊，一心去歌頌那戰

火。

女 這對於我是很大的損失。

男戊 人間最完美的詩是少艾的女郎：還有詩

比你再美麗的嗎？

男乙 （向男戊。）我向你道喜。

男戊 爲什麼？

男乙 這是你從來頂成功的一句詩。

男甲 來！來！唱我們的歌，唱我們的出征歌！

次子 我們該走了！

男甲 唱完了走。來！來！

衆 （歌唱）

今日何日，

強虜犯疆，

人道掃地，

正義不昌，

我乃奮起，

展翮龍江！

熱情洶湧如龍江！

救我祖國！

救我祖國！

赴湯蹈火救祖國！

〔衆魚貫向外行。〕

幕。

第三幕

客廳前，瓶裏的花是新換的。

第一場

女（坐几旁沙發上，閱書）老管家。

老管家 小姐，明天就是中秋節，家裏一點也沒有預備，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過節的。

女 你要怎樣過節呢？

老管家 我要怎樣過節？小姐不知道，還用問我？人家給我們送禮，我們連一份禮也不還；明天的月不知道怎麼賞，家裏什麼瓜果梨棗也不買，什麼月餅也不做，真像趕荒年，小姐這樣年輕的人，都一點心情沒有！

女 你這位老頭子真真討厭！大概全城裏，就你一個人有心過節！

老管家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日子！到了過節，家裏一點景象也沒有！可憐這些奴才，一點東西也分不着！老爺忙着大爺的官司，只有小姐，小姐却一點不過問！太太可憐不在世，什麼都改了樣！這家！這家！

女 外人送來禮物不很多嗎？

老管家 沒有往年多。

女 那也是夠你們底下人喫用。

老管家 可是我們自己一點禮也不還嗎？

女 我教你一個法子：扔掉他們的名片，換上老爺的，就成了。

老管家 我跟老太爺，跟到如今，活着看這種事！女 你不是好面子嗎？

老管家 自己一點也不買嗎？

女 下房你那兒還存多少錢？

老管家 還有不少。

女 你拿錢買去好了。

老管家 呵，活著看這種過節，看這種過節不怪

我昨晚做夢。昨晚我做了個夢，小姐給我詳解

詳解。

女 什麼夢？我是不信夢的。

老管家 我夢見我走進一座樹林子，好像跟隨

老太爺打獵。樹木又高又大，天都遮黑了，我在

裏面迷了路。遠遠聽見狗叫喚，可是我辨不出

方向。忽然我看見老太爺騎着馬在前面跑。我

沒有騎馬，不過我追上了他。奇怪是那面孔我

不認識，生生的，從來沒有會過，我心裏總以為

是老太爺。回頭他不見了，我出了樹林子，又像

在家裏，可是房子空空的，什麼擺設也沒有，就

剩下我一個人。我急了叫喚，叫喚醒了。

女 你打過獵嗎？

老管家 老太爺在世的時候，歡喜打獵，我常隨

着跑。當時那一番承平的景象，可是我怎麼會

夢見打獵呢？

女 因為你打過獵呀。

老管家 可是樹林子黑慘慘的，真怕人。只聽見

狗叫喚，看不見一個人影子。房子又是空的。

女 還有什麼奇怪？我常常做夢，夢見從半空一直

跌到地上，醒來心還跳。你夢見空屋子，我有時

也夢見空園子，彷彿就我一個人。

老管家 我總覺不吉祥。二爺走了一個禮拜，大

爺到如今還在司令部押着，家裏一個男孩子

也沒有。

女 可是還有我呀！

老管家 小姐是女孩子，不頂人的。只有男孩子有用。

女 你到前面去罷。你不會到你下房歇歇嗎？這些底下人真可惡，一個也不看見，到處只見你

一 老人家！看着你顛來顛去，我心裏都怪煩的。

第二場

女，老管家，未婚妻（自外上）

未婚妻（向女）有樁好新聞，再好沒有的新聞！

女（擲書几上，跳起）什麼？什麼？

未婚妻 我歡喜極了！我簡直換不過氣來！平常

在街上走，看着那些行人的面孔，木而且蠢，跟

一羣無知無覺的走獸一樣，可是如今都變了，

都變了！好像忽然就有了生氣，血管裏添了新

鮮的血，臉上喜盈盈的，彷彿大家都有了希望！

我真歡喜！我跑來告訴你！我好像長了翅膀，身子也輕了，飛着飛着就飛來了，我從來沒有這

樣歡喜過呵，我真歡喜！

女 什麼？什麼？打勝仗了嗎？

未婚妻 打勝仗了！

女 打勝仗了！打勝仗了！哦啦啦！

老管家 我真不信！中國兵沒有飛機，沒有大砲，

沒有……

未婚妻 我不騙你。我剛從報館來。我歡喜極了，

一直跑來的。哦，我真快活！

女 哦，哦，打了勝仗！（向老管家）買月餅！買梨！

買橘子！隨你買過節過節！

老管家 過節過節！我們打了勝仗呵，呵，二爺，

二爺，我的好二爺！我們打了勝仗！打了勝仗！

（向外雀躍而下）

第三場

女，未婚妻。

女 坐下！坐下！（挽未婚妻同坐沙發上。）怎樣勝的呢？我一個人正無聊，聽老頭子嘮叨，可巧你回來了。怎樣勝的呢？

未婚妻 敵人中了我們的埋伏，電報上這樣講。你沒有看見報館裏些人都跟瘋了一樣。院子坐滿了，站滿了，是等號外的賣報生。從前也這樣熱鬧，然而還沒有這樣歡喜過！

女 中了埋伏！中了埋伏！哦，你知道，行軍就怕中敵人這一計！整個軍隊讓我們包圍住，好像因在諸葛亮的八卦陣，左衝出不去，右衝還是回來，結果全軍覆沒，一個也逃不掉！哦！我真歡喜！

這一仗打得真光榮！我希望二哥在這一仗裏面！你不希望嗎？

未婚妻 我也希望。可是……（換題）怎麼她們還不來呢？不是說兩點鐘嗎？

女 你知道，小姐們出門向例麻煩，撲扮換衣，真正可恨死了！

未婚妻 不要怪她們，我們也一樣：這就叫做女性。有時我想，人間爲什麼要女子？就爲打扮起來，矚目地，看着男子生活嗎？你看男子多麼沉毅，多麼勇敢，迎着生活跳下去，好像那裏面有無限生動的色調，有無盡深湛的意義，於是跳下去，好像跳在汪洋的大海，掙扎着，顛撲着，隨着風浪起落，好像盪動了波濤的音韻，來迎合人生狂暴的使命。那偉然大觀！彷彿一切自然都被男子元始的氣力推動着，旋轉着，成爲

一種協調的奇景！可是我們女子呢？立在岸邊，靜靜地看着男子同一切阻力出生入死地奮鬥。想到這兒，我就難受。我們彷彿不是人，我們缺乏所謂的獸性，那種基本的活動的原質。

女 你的話不有些偏激嗎？不信我們就那麼壞。我們的心是一塘清水。不是嗎？

未婚妻 可是不撓在生活裏面，一塘清水有什麼用呢？是一塘死水，你明白嗎？

女 你好像有很深的感慨。爲什麼這樣悲觀呢？

我向來對於人生抱着希望，如果我的力量微弱，至少我有力量羨慕別人的事業。如果我們是草木，也不見得就爲斷絕自然。我們代表潛隱的神祕的勢力，一種靜的美感，一種熱的同情，男子因之而熱烈地活動着。我們也許不是主要的勢力，然而我們是基本的勢力。

未婚妻 可是我受不下這種生兒養女的美德！我要做一個新人！我因爲我自己而痛苦，痛苦，你知道嗎？

女 （感動，握住她的手。）我知道，我也並不快樂！在這一家裡，沒有一個人是快樂的。你想我二哥，不是嗎？

未婚妻 我決定了，你不知道，我已經加入戰地救護隊。早晨我去報了名。

女 你嗎？什麼時候動身呢？

未婚妻 在這幾天裏頭，我還不曉得。

女 （站起。）走！走！都走了，都走了，剩下一個人，我真寂寞極了！

未婚妻 你二哥讓我同你和父親做伴，怎麼做伴呢？我是一個新人，並且我恨，我恨我沒有事做。聽人家在火線拚死，我這兒感到沒有工作，

你說不可恥嗎？

女 你在報館，並不開着。

未婚妻 跟許多人在一起吵鬧在一起等消息，

我實在受不下去！我向主筆辭了職，說明我的

原委。他們笑，笑我傻！

女 他們說你什麼？

未婚妻 他們說我是女人，到前線一點沒有用

處。許多男子還不去嘛！他們說，有的是兵，有的

是兵，用不着他們！

女 沒有心肝的東西！

未婚妻 我對他們講，我不能等着做亡國奴的。

女 那麼你決定擲下我們走了。

未婚妻 我決定了。我已經嫌醜了，我應該跟你

二哥他們一齊走。

女 你給家人寫信沒有？

未婚妻 沒有。通知他們做什麼？他們惦記不到

我。如果不是你父親的地位，他們根本就反對

我的婚事。

女 不寫信告訴我二哥一聲？

未婚妻 我還沒有寫。也許他不讚成我去。

女 你應該先告訴他一聲。

未婚妻 我怕他反對。

女 他也許樂意你去。

未婚妻 那就好了。我們這一隊還不知道分發

在什麼地方。我想起來，你大哥還沒有放出的

消息嗎？

女 還沒有。這幾天真難爲了爹爹！天天爲這一

件事在外奔走，今早出去，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我希望趁着我們女孩子在一起的時候，他回

來。家裡冷清清的，我約她們來，也就爲了爹爹。

未婚妻 你幫我寫一封信，好不好？

女 給二哥的信？我也有一句話要寫哪。（相扶向內下。）

第四場

老管家（持信，自外上。）

老管家（獨語）一個人也沒有方，才兩位小姐還在這兒（視信）不知誰給小姐的信，左

不是男同學那些壞學生，一點書也不唸！（望見几上的書）呵，我給她夾到這本書裏頭罷，

小姐出來會看見的。（將信夾入書內）學生不唸書，一天就是寫信！一句正經話也沒有，我奇

怪寫些什麼！

怪寫些什麼！

怪寫些什麼！

怪寫些什麼！

第五場

老管家（自外上。）

老管家 呵哈！老爺回來了。老爺用過午飯沒有？

父 用過了。小姐們呢？

老管家 都在裏面。老爺的事怎麼樣？真的大爺

受這委屈，遭這不白之冤！我常說，如今這官作

不得，不發薪，不關餉，一天不知為誰忙，忙完了，

無緣無故押在獄裏！從前是好人不當兵，如今

是好人難作官。要作作大官，發大財。想到這兒，

還是老爺有見識，不作官。這世道好人活不得，

全是強盜！老爺好好地上火車，却讓押在司令

部。這世道，要作，就作武官！

父 你囉哩囉嗦些什麼！告訴你，大爺一會兒就

回來。

老管家 老爺，什麼？

父 我已經疏通好了。他一會兒就回來。得到這

句實話，我先回來了。

第 六 場

老管家 謝天謝地多虧老爺，可憐就是老爺一

個人辛苦！太太地下有知，要出多大一口舒泰

氣。本來老爺是冤枉。奉天城丟了，也不是老爺

之過，要是老爺當日在奉天，還許不會有這亂

子！什麼事都命裏注定的。偏偏老爺不在奉天。

父 平日我以為我的話多，究竟你年紀比我大，

比我還囉嗦！

老管家 真的，老爺，老爺免了奉天那場驚恐，却

逃不掉這七日牢獄之殃！什麼事都是八字帶

來的。

父（煩躁）你不會少說一句嗎？廢話真多！滾

到你前面去！

老管家 只要一家平安，老爺罵奴才什麼，奴才

是什麼。（呢喃，向外行。）老爺出了獄，出了獄！

父（徘徊）女（略緩，自內上。）

女 我以為您還沒有回來。午飯我一個人用的。

我想您一定在外用過了。

父（坐下）用過了。你告訴我，你們女同學下

午來。

女 她們還沒有來，約定兩點鐘，想必快來了。

（倚父側。）您的臉色沒有前些日子好，彷彿

也瘦了。爹爹老說不操心，其實比我們誰都操

心，外人還以為爹爹享福，過太平年，實際比誰

也心長。您聽說了嗎？我們打了一個勝仗，您說，

該多歡喜！我們的軍隊將敵人整個圍住，一個

也漏不了網！我聽了真高興！

父 我在司令部已經聽到。勝是勝了一仗，不過

我們的損失太大；我們幾乎全是肉搏，犧牲當然不小。要不是你大哥的事在我心上。當時我不定講出什麼話來。平日大家拼命搜括，弄些錢，大半存放在外國銀行，小半販買軍火，運來些三四路的破傢活，專為互相殘殺使用。這時却讓這些愛國的孩子們苦苦地肉搏！不是我，有兒子在前線我就心疼，是輕輕地把命送掉，送在機器掃射之下，令人氣悶。

女 可是大哥的事呢？還要稽留幾天嗎？

父 今天就放出來。

女 (喜) 呵！爹爹！看您那付神氣，我還以為事由不佳，半天不敢提起大哥一個字！我真歡喜！您爲什麼不早說呢？我心上好像落下一塊石頭。如果二哥知道，該多歡喜！

父 你真是小孩子，動不動就跳起來！

女 爲什麼不許我歡喜？明天是中秋節，又打勝仗，又救出大哥來，一天兩件喜事，這個節過得美哉！過了節，我給爹爹打一件漂漂亮亮的毛線衣裳！

父 (笑) 不承情，那是我的兒子！

女 嘻嘻，我不信您這樣愛大哥！世上頂狠心的人莫過於爹爹了。您敢說個不字？

父 算我不是他的父親，假定我是法官，逢着這種案件，是否要判他死刑？

女 我不信大哥壞到那種地步。我對任何人都抱着希望。人之初，性本善，此言不假。經過這場風波，大哥一定會努力自新。

父 你從來是一付熱心腸。

女 得了，告訴爹爹一件事罷。姐姐要走了，她決定到戰地做救護婦，在我屋子給二哥寫信，你

是什麼意思呢？

父 我不讓她去

女 您反對嗎？

父 我不反對，不過她的家人不在這兒，我負不起這種責任。她不是我的女兒，她在你屋子裏頭寫信？

女 在我屋子裏頭。

父 我勸勸她去。（向內行。）

女 您勸不轉她的心。您不知道女人的性情，決定了什麼一定做到底。子女孩的任性是有名兒的。

第七場

女。

女（獨語）爹爹勸不轉她的。（行近窗前）這

兒沒有她親愛的人，孤零零的，留在這冷清清的地方做什麼？如果我是她，我也要走的。守着一個半瘋的老頭子，對着一個半癡的女孩子，在一羣冷血動物中間，看着石頭似的面孔，聽着虛而又偽的愛國的誑語，真是待久了，自己的心都要灰冷起來！（開窗向外望。）天也是灰灰的，沈沈的，好像充滿了絕望！（閉窗。）爲什麼他們還不來呢？不上學，一天在家裏，過着憂鬱的日子，我真是不快意呵！這日子真冷靜，人們好像都睡熟了，還沒有醒來。一點都不像打仗的樣子！戰爭彷彿遠在另一個行星上！爲什麼她們還不來呢？（遙望几上書。）還是接着看我的書罷！唉！這日子！

第八場

女衆女學友（自外嬉笑上。）

女甲 我們打了一回勝仗！打了一個勝仗！哦！你

一個人在這兒，來！我們歡喜一陣子罷！

女乙 唱一個歌罷！

女丙 跳舞好了！

女甲 跳一陣子罷！出出我們這一星期的氣悶！

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我們有希望收復我們的

失地！

女丁 小鬼子中了我們的埋伏！

餘女 中了我們的埋伏！中了我們的埋伏！

女戊 不要鬧了，不要鬧了，這一路我的耳朵都

讓你們吵聾了！

女甲 嫌吵嗎？好嬌嫩的耳朵呀！

女乙 是玉做的哪！

女丙 是玲瓏的小海螺哪！

女丁 我親愛的小海螺，我愛你，哦！我爲你發了

瘋！讓我親親你柔脆的收音機，那裏面不知收

了多少悲永的詩句，多少銷魂的呻吟！

女戊 救命呀！（向女。）你這兒是瘋人院嗎？怎

麼這多的女瘋子？

女（向衆。）你們不坐坐嗎？

女甲（向餘衆。）你們累了嗎？我一點都不累！我

好像站在鵝絨氈子上，這好看的花！（俯向花

瓶。）好噴香的花呀！女主人，女主人，這叫什麼

花兒，真可愛呀！

女 你愛牠嗎？

女甲 送我一朵罷！（由瓶中取一朵，插襟上。）我

真不客氣呀！有一句詩，你們記得嗎？寶劍贈英

雄，名花贈美人，不是嗎？

女戊 錯了！錯了！原來不是這兩句！

女甲 算我做的，不成嗎？

女乙 她是美人哪！美——人——兒哪！

女甲 (將襟上花擲向女乙。) 本來我不配送你

這西施罷！

女丙 不來了！不來了！ (倒身沙發上。)

女乙 (逃至女旁。) 我要死了！我要笑死了！

女丁 坐下說說話兒罷！再鬧就沒有意思了！

(坐下。)

女甲 (向女乙。) 算我饒了你！ (坐下。)

女戊 (向女。) 倒說你大哥出來沒有？

女 出來了，爹爹說就回家來。

女丙 不談這個，沒有意思。我不愛聽！來，我報告

你們一件新聞。

女乙 你的新聞我們不聽！

女丙 收住你的櫻桃小嘴罷！

女乙 我說我的頭有些發漲，原來海口起了浪！

哪！

女 (向女丙。) 說罷，什麼新聞？

女丙 我們有一個男同學自殺了。

餘衆 自殺啦？

女丙 昨晚的事。那纔悽慘哪！就在寢室服毒死

的。那時還沒有十點半，大半學生都在自修室。

他同屋子的學伴兒從自修室回寢室，遠遠從

窗戶望見自己屋子的燈亮着，等到開門，却怎

麼也推不開，原來從裏頭鎖住了。

女丁 爲什麼不從窗戶跳進去？

女丙 怎麼跳在三層樓上。你知道。那位學伴兒

情知有異，跑去報告齋務室，回頭大家把門打

開，一看，他死在地板上，說是從牀上滾下去的。

女乙 他姓什麼？

女丙 姓張，我不認識，說是三年級男生裏頭頂

用功的學生。這消息一時傳遍了全校，嚇壞了

我，有的女生還想去看看，可是誰也沒有敢去。那

一夜，真是的，我們誰也沒有睡安甯。

女 他爲什麼尋死？

女丙 在他的書桌子上發見了兩封信，一封是

給父母的……

女 這可憐的父母！

女丙 一封是給他好朋友的。信中大意是憤於

國事，因以自殺。

女甲 我還以爲他因爲失戀！

女乙 這姓張的太沒有志氣，死也要死的值得。

他尋死，對於國家有什麼好處？國家反而損失

了一個有希望的人材！這種人一點沒有毅力，

稍微受些刺激，就絕了望，失去征服環境的意

志。我不歡喜這種弱者！

女丁 得了，說別的罷，這種掃興的事多着哪，談

起來沒有個完。

女戊 告訴你們一件事罷，活活氣死人！昨天

午我到一家洋貨舖買絨頭繩，你猜怎麼樣？全

是東洋貨！我說不要！舖子人說，不要，還沒有別

的貨。他勸我買，說有的是女學生買，不買怎麼

樣？冬天快來了，還能不穿毛衣嗎？走了好幾家，

都是一種貨。有一家硬說不是，我把商標上小

小的幾個東洋字指給他看，他笑了笑，說小姐

眼睛真厲害！活活氣死人！我沒有買，回到家，告

訴爹媽，今年豁出不穿毛衣了，也不是什麼了

不得的東西！

女甲 奸商是可恨，一意貪圖小利，欺朦主顧！

女乙 也不能全怨商人，真有人還非仇貨不買！

你問他爲什麼，他說便宜，你再問他，他瞪你一眼。這樣沒有心肝的人，別提了，提起了還都是學生！那份兒神氣大着哪，披着一身天橋來的西服，叨着四不像的煙斗，一肚子賣國思想，說起話來，還是這主義，那主義，丘九爺，可惹不起！

女 中國真沒有希望了嗎？

女丁 自然啦，一個國家不能拿這種人做標準。

女乙 可是滿街都是這種人！不用遠說，我家還好，你去看看我家那些親友！第一天奉天失守，第二天他們就說，這一下子可完了，算讓東洋人佔定了；再一個敗仗，他們就說，我早就算準了，嚇把你氣得同他們理論不得，根本他們連一口氣也沒有，打了一身嗎啡針，吸進去是雅片，吐出來還不是一口黑氣！算了，這種人我可看夠了！

女 我不信世上有這種人！

女戊 我還見過更壞的！

第九場

女，衆學友，父（自內上）

父 你見過什麼更壞的？

衆（起立） 呵，老伯！

父 坐下！坐下！（父與衆均就坐。）接着說你們的。

我聽見誰講她還見過更壞的，什麼更壞的？

女戊 老伯，我是講我有一個舅舅，成天到晚躺在牀上抽大煙，他是東洋前輩留學生。還算老革命黨。吸完煙，他便盤起腿在牀頭一坐，有時我不走運，讓他看見，叫進去，恭而敬之地坐在椅子上，聽他老人家訓話。那種煞有介事的樣子，其實年紀不過四十來歲。他向我大談其空

中樓閣，指手畫腳，彷彿當着千軍萬馬。可憐我這到楣鬼！坐在那兒，動也不敢動，直聽到他說倦了，然後品一口茶，身子又倒下去。這種人，你們說，不更糟嗎？

女 爹怎麼想？

父 我一點不覺得希奇，我的同年裏面，十之九是這樣子。

女甲 老伯何不勸他們一聲？

女 你以為他們糊塗嗎？一點也不！他們的理路比誰也清爽；他們不唯能指摘別人錯誤，還能看出自己的毛病。但是有什麼用呢？不等你勸，他們先堵住你的嘴，說我比你還明白！

女戊 既然自己知道，何以會不可救藥呢？

父 因為缺乏意志。

女 我明白爹的意思。這種人彷彿生活在一種

毒霧裏面，看得清楚，想得透澈，然而就是沒有力量，四肢綿軟，痺麻於一種自私慵懶消極的快感，而且是一種有毒性的下等快感！

女丁 這種人自殺的力量都沒有。

女乙 可是他們有苟生的力量。

女戊 還有一件事最痛心，是漢奸之多。

女丙 不提這個！不提這個！

父 怕什麼？因為我有一個兒子是漢奸嗎？

〔衆如有所噤。〕

女戊 老伯錯會了意。

父 你們這羣孩子！你們忌諱我傷心嗎？好罷，你們不講，我來講講我這漢奸兒子。

女 (行近父前) 爹爹，我不信你的心是石頭

的。您不怕傷心，何苦傷我們女孩子的心呢？

父 我不講，我不講。好女兒，你過去坐下，我就怕

你站在我旁邊。

女 (笑) 你們知道嗎？我父親是頂自私的人，

他連我都不愛！

女丁 看老伯把你慣的！

女 正相反！爹爹從來沒有慣過我，倒是我把爹爹

爹縱壞了！

父 (笑) 你們聽聽！這丫頭！

女甲 我忘了告訴你們，今天下午，各校學生出

來遊行的，

父 示威運動嗎？

女甲 不是示威，說是到各處演講！

女乙 嘴說乾了，也沒有人聽！

女甲 那是因為你的話不動聽。

女乙 一點不相干！

女丙 (觀凡上書) 威廉退爾(向女) 喂這是你

看的書嗎？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趣嗎？

女戊 (向女丙) 威廉退爾你都不知道就是

那射洋菓的，那愛國志士，那險些射了他的兒

子的……

第十場

父，女，眾女學友，未婚妻(自內持信上)

未婚妻 你們都來了。都好呵！

女甲 你在裏面做什麼？也不出來招待招待我

們。

未婚妻 對不起，我寫一封信。我剛寫完。

父 (向未婚妻) 你考量過我的話沒有？

未婚妻 我還有些游疑。

父 你信上沒有提？

未婚妻 沒有。下封信不遲。

女丙 (持几上書向女) 你歡喜這本書嗎?

女 我還沒有看完。

女丙 你看完了, 借我好不好? (翻閱) 喂! 你一

封信還沒有拆過!

女 是嗎? 誰夾在裏面的? 準是老頭子! (接信)

從錦州發的!

父 (向女) 你二哥的信?

女 是錦州的, 可不是二哥的手筆。 (踟躕) 我

……我……我在這兒看嗎?

(未婚妻向女攏近, 索緘默)

父 不是你二哥的?

女 (拆信) 也許是報告打勝仗的。 (閱信, 哀呼)

哦! 二哥!

未婚妻 (向女) 你二哥怎麼?

女 (信自手中墜落, 撲沙發上, 嗚咽) 呵! 爹爹!

爹!

父 怎麼?

未婚妻 (自地上將信拾起, 閱信, 狀似凝滯) 她二

哥死了!

女 死了! 死了!

未婚妻 他任敢死隊, 衝鋒死的。 (重閱) 呵! 我

一個字也看不清! 一個字也看不清!

父 給我看! 呵! 我不信! 我不信! (自未婚妻手中攫

去信紙, 顫索, 閱信)

未婚妻 (凝視左手預備寄出的信, 初似木然, 繼而

如有所悟, 擲信牆角, 抱首嗚咽) 噢! 我這沒有用

的心! 我這沒有用的人! (向內踉蹌而下)

女甲 (向餘衆) 我們跟她下去罷! 小心有什

麼意外。

(衆女學友相隨而下)

第十一場

女。

父 是真的是真山！(扶几起立)

女 (努力收束情感) 爹爹！

父 (以拳擊額) 呵！我這老不死！

女 (趨父側) 爹爹！

父 我誰也不怨！我恨我自己！(迴首視女) 呵！

我的女兒！你二哥死了，死了。(倚女肩)

〔女扶父坐身旁椅上。〕

第十二場

父女，長子 (自外向內探首，然後行近父女狀)

極踉蹌)

長子 爹！

女 是大哥 (向父) 爹爹，大哥回來了。

父 (仰首視長子，若無所觀，忽而狂怒) 是你給我

滾出去！你回來見我做什麼？你還有臉來見我？

爲什麼你不死在牢裏，還到人世給我丟醜？你

還有臉來見我，你還有臉進我的家門？給我滾

出去！我不要你這兒子！你給我滾出去！我沒有

你這不孝的兒子！

女 (哀求) 爹爹，二哥剛剛去世！

長子 怎麼，老二去救啦？

女 方才來信，二哥在錦州陣亡了。

父 (繼續) 我只有一个兒子！你聽見了沒有？

他不是賣國，他是爲國而死！我再沒有兒子！滾

出去！你聽見了沒有？

長子 爹！(匍匐地上)

父 看着你這種忤逆東西，我都沒有臉重見我

的父母！我恨我自己，為國家，為祖先，生下你這

種不思不孝。豬狗不如的畜牲！我已活到不

夠做人的地步，捫心自問，萬分不安，想不到還

有你這寶貝兒子，克承父業，更發揚而光大之！

長子 兒子該死！

父 (拭淚) 好人不長命，我以為你死，你不死，

却是我的二仔死！(仰首向上) 嗚！老天爺！老

天爺！這一生的罪孽，你也夠我受的！活到如今，

我沒有一個兒子！沒有一個兒子！

女 (跪父側) 爹爹！爹爹！

父 我忘了，我還有一個女兒！(向女) 起來！起來！

女 饒了大哥！爹爹，這七八天已經夠大哥受了！

饒了大哥！

父 呵，我的好女兒！(挽女起，向長子) 跪着做什

麼？起來好啦！

長子 (發慄) 爹還沒有饒過我。

父 起來！我饒了你！

長子 (站起) 爹，我知道我錯，不過我並沒有

做到賣國那地步！

父 (諷刺地) 因為你的官還不大！頂多也就

是鷄鳴犬吠的本領！

長子 您少說兒子一句，兒子雖說不是人，究竟

還有心肝。從來我沒有想過我做些什麼；在魚

市混久了，也就分不出腥臭的氣味。這七八天，

我整整想了七八天，我從沒有這樣想過！我明

白我是渾蛋；不過我並不絕望；三十多歲，起首

再幹，還不算晚。即使爹不轟我出門，我也得走。

父 (譏嘲地) 到藩陽看你去，是不是？

長子 (以手掩面) 哦！爹你一點不給兒子

餘地！

父 莫非你也想做一番事業

長子 爹，您記住您有兩個兒子！(向外趨出。)

女 那兒去大哥大哥！(追出。)

第十三場

父，未婚妻。(自內上。)

未婚妻 我決定了。

父 (茫然) 你決定什麼？

未婚妻 我決定到戰地做救護婦去。

父 你不能再仔細酌量酌量你應該等你父母

允許。

未婚妻 你何以這樣不公允呢？你鼓勵你兒子

到火綫上去，你却阻攔我做一個救護婦。

父 你不是我的女兒！

未婚妻 所以你不讓我去，是不是？

父 然而……

未婚妻 (慘痛地) 然而我苦，我再也受不下

去，老伯，你曉得嗎？(嗚咽) 我留連什麼呢？

何人同我？我只是名義上的關係，誰真心疼我，誰

真心為我？就是那麼一個人，他死了！我為誰在

這無味的人海裏混呢？人人見了，可憐我，因為

可憐我，所以我越發孤獨，漂泊在這入海，抓不

着一件實體的東西。誰現在攔得住我呢？我再

也受不下去了。我要活，我要尋一件切實的工

作，填住我這空了的心。一個人安安逸逸，躲在

舒服的地方，等着惡運光臨，跟書蟲子一樣，慢

慢地咬，慢慢地攻，一直到我麻木，成了一個不

可救藥的苦命的人，哦！我受不下去！我想着就

受不下去！

父 (感動) 我不攔你！我不攔你！不過戰地是

很苦的，跟那些傷兵在一起，沒有受過教育，粗

野……

未婚妻 我不是那種嬌嫩，自私的人。誰對我全都一樣。我沒有家，傷兵就是我的父兄；我愛他們的傷口，爲了保護我們這些沒有用的人，他們受了傷，受了重傷，死掉！

父 你走好啦！我會寫信給你父母的！

未婚妻 我跟他們怕不會見面了。我們也……

父 記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未婚妻 （苦笑） 怕是我回不來了。

父 我們絕不會忘掉你的。

未婚妻 好，老伯，再見！（向外下）

第十四場

父，女，衆，學，友（自內呼躍而上）

女甲 （向衆） 快些！快些！

女乙 （向父） 老伯一個人在這兒！

父 你們那兒去？

女甲 我們到街上參加遊行去。我們聽見後街有學生唱歌。（向衆） 跑罷！跑罷！（衆向外下）

第十五場

父，女（略緩，自外上）

父 （獨語） 朝代到底換了！我這一代過去了，

第二代要來了。他們會洗雪我們的恥辱的！

（閉窗，陽光隱滅，聲投入屋內，他站在陽光裏面，向外靜聆。）

羣衆的歌聲（自遠而近）

弟兄如雲，

戰械還方，

為自由戰

為道義光

殺勝永生

威震扶桑

赤血淋漓

灑血為國

灑血為國

血染江干

為祖國

爹爹都走了

都走了

女兒

女兒

太陽出來了

那些學生們

唱得真好
充滿了新血
新氣象
女兒你來聽

(她走過去，站在他肩膀下面，他扶着她，他們靜聆着)

羣衆的歌聲 (自近而遠)

華夏健兒

文獻古邦

四萬萬衆

死為國燭

國為國燭

萬古流芳

英名不朽

長芬芳

一死報國

一死報國

殺身成仁

報祖國

幕

(全劇完)

附歌譜

從容板見正文頁七

最慢板見正文頁二十六

稍快板見正文頁三十七

出征歌（一）見正文頁四十三

出征歌（二）見正文頁六十五

出征歌（三）見正文頁六十六

C 調 $\frac{3}{4}$ 從容板 (Andante)

6.2 1̇. 5 | 3.4 5 — |

可 愛 的 玫 瑰

6.2 1̇. 5 | 3.4 5 — |

噴 香！直 往 鼻 子 裏 上 哪！

3̇ 3. 2 | 6 5 — |

錯 過 了 機 會，

1̇.6 5 2 | 5.4 3 — |

心 裏 是 懊 悔！

C 調 $\frac{3}{4}$ 最慢板 (Lento)

p

<u>6 5</u>	<u>3 5</u>	<u>$\dot{1}$ $\dot{2}$ $\dot{1}$</u>		6 — •	
哀	我	先		業，	
<u>6 7</u>	5	<u>2 井 4</u>		3 — •	
勢	將	殞		陵。	
5	<u>3 5</u>	<u>$\dot{1}$ $\dot{6}$ $\dot{1}$</u>		2 — •	
膽	彼	落		日。	
<u>6 7</u>	5	<u>$\overset{\text{rit}}{8}$ $\dot{5}$</u>		$\dot{1}$ — •	
我	將	遠		行。	

C 調 $2/4$ 稍快板 (Allegretto)

$\underline{6.7}$ | $\underline{6.36}$ | $\underline{\dot{1}.\dot{2}\dot{1}}$ |
 我 要 漂 起 來 ， 漂 起 來 ，
 $\overset{\curvearrowright}{3}$
 $\underline{7\dot{1}7}$ | $\underline{6.3}$ | 0 ——— |
 和 朵 雲 一 樣 ！
 $\underline{05.6}$ | $\underline{5.25}$ | $\underline{7.\dot{1}7}$ |
 我 要 你 的 愛 ， 你 的 愛 ，
 $\overset{\curvearrowright}{3}$
 $\underline{676}$ | $\underline{5.2}$ | 5 ——— | 5 ||
 和 朵 花 一 樣 ！

出征歌 (一)

歐陽沙作

C 調 4/4 雄壯如進行曲

<p>F 5.5 3.5 1—</p> <p>今日何 日?</p>	<p>2.1 7.6 5—</p> <p>強虜犯 疆。</p>	<p>3.3 2.3 6.5</p> <p>人道掃 地，</p>	<p>4.3 2.1 2—</p> <p>正義不 昌。</p>
<p>3.5 6.5 1—</p> <p>我乃奮 起，</p>	<p>2.1 7.6 5—</p> <p>展顯龍 江：</p>	<p>6 7 1 3 2 5</p> <p>熱情洶 湧如龍</p>	<p>1 - . 0</p> <p>江！</p>
<p>6.5 3.5 1—</p> <p>救我祖 國！</p>	<p>2.1 7.6 5—</p> <p>救我祖 國！</p>	<p>3.5 3.1 6.5</p> <p>赴湯蹈 火——</p>	<p>4.3 2.1 2—</p> <p>救祖 國！</p>
<p>6.5 3.5 1—</p> <p>救我祖 國！</p>	<p>2.1 7.6 5—</p> <p>救我祖 國！</p>	<p>6 7 1 3 2 5</p> <p>赴湯蹈 火救祖</p>	<p>1 - . 0</p> <p>國！</p>

【附註：唱時要把附點唱清楚才雄壯。】

(由弱漸強，如歡伍由遠漸近) **出 征 歌 (二)**

$\underline{\underline{6.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5}} \quad 1$	$\underline{\underline{2.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7}} \quad 5$	$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5}}$	$\underline{\underline{4.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1}} \quad 2$
弟兄如雲，	聲撼遐方。	爲自由戰，	爲道發光。
$\underline{\underline{5.4}}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5}} \quad 1$	$\underline{\underline{2.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7}} \quad 5$	$6 \quad 5 \quad 1 \quad 3 \quad 2 \quad 5$	$1 \quad - \quad . \quad 0$
殺虜求生，	威震扶桑：	赤血沸騰洒扶	桑！
$\underline{\underline{6.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5}} \quad 1$	$\underline{\underline{2.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7.6}} \quad 5$	$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6.5}}$	$\underline{\underline{4.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2.1}} \quad 2$
洒血爲國！	洒血爲國！	血染江干	爲祖國！
$\underline{\underline{6.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5}} \quad 1$	$\underline{\underline{2.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7.6}} \quad 5$	$6 \quad 5 \quad 1 \quad 3 \quad 2 \quad 5$	$1 \quad - \quad . \quad 0$
洒血爲國！	洒血爲國！	血染江干	祖國！

【附註：出征歌第(二)(三)遍可用小喇叭(Trumpet)吹同一曲調伴奏，或更加軍鼓，全在後台。又，在第(二)遍唱完後，最好用小喇叭吹此歌第三四兩行作爲過門，站遠些，或加弱音器(mute)才不妨害父女談話】

(越唱到後来越響)

出征歌 (三)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6.5} \quad \dot{1} -$	$\underline{\dot{2}.1} \quad \underline{7.6} \quad 5 -$	$3 \quad 2 \quad 3 \quad \underline{6.5}$	$\underline{4.3} \quad \underline{2.1} \quad 2 -$
華夏兒，	文獻古邦。	四萬萬衆——	死爲國殤！
$\underline{6.5} \quad \underline{3.5} \quad \dot{1} -$	$\underline{\dot{2}.1} \quad \underline{7.6} \quad 5 -$	$6 \quad 5 \quad \dot{1} \quad \dot{3} \quad 2 \quad 5$	$\dot{1} - \cdot 0$
死爲國殤，	萬古留芳；	英名不朽長芬	芳！
$\underline{5.5} \quad \underline{3.5} \quad \dot{1} -$	$\underline{\dot{2}.1} \quad \underline{7.6} \quad 5 -$	$\underline{5.3} \quad \underline{2.3} \quad \underline{6.5}$	$\underline{4.8} \quad \underline{2.1} \quad 2 -$
一死報國！	一死報國！	殺身成仁	報祖國！
$\underline{5.5} \quad \underline{3.5} \quad \dot{1} -$	$\underline{\dot{2}.1} \quad \underline{7.6} \quad 5 -$	$6 \quad 5 \quad \dot{1} \quad \dot{3} \quad 2 \quad 5$	$\dot{1} - \cdot 0$
一死報國！	一死報國！	殺身成仁報祖	國！

【女布內彈琴唱，悲哀，幽沉，但末句透出希望。】